

国际政治传播： 控制与效果

李智 / 著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Control and Effects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际政治传播： 控制与效果

李智 / 著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Control and Effect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政治传播:控制与效果/李智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
(传播学论丛)

ISBN 978 - 7 - 301 - 11291 - 5

I. 国… II. 李… III. 国际政治 - 传播学 IV. 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6512 号

书 名: 国际政治传播:控制与效果

著作责任者: 李 智 著

责任编辑: 周丽锦 桂 珍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11291 - 5/G · 199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2 印张 230 千字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序 言

从20世纪80年代初系统评介西方传播学算起,我国开展传播学教学与研究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到9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际交往的进一步扩大,在传播学的基础上,我国高校相继开展了国际传播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我国,几乎所有的综合性大学都设有新闻传播学学科和专业,成立了新闻传播学院、系、所和中心,而其中近一半的新闻传播学院、系都开设有国际传播学课程。到今天,国际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一系列专著和教材的相继问世构建起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

国际传播学的发展顺应了信息全球化和传播国际化的时代要求。世纪之交,尤其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来,国家的国际形象(或者说,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及其传播问题纷纷提上了各国政府的政治议程,成为其外交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媒体和民众也参与到国家的形象传播活动中来。几乎与之同步的是,在我国,公共外交和媒体外交逐渐成为政府自觉的外交选择。并且,我们已经基本上走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对外宣传模式,步入了国际政治传播的新轨道。

不过,相对于蓬勃发展的政府对外传播实践,我国的国际传播学研究仍显滞后,因为它对以国家政府为传播主体、带有政治性质的国际传播——国际政治传播——缺乏独立、专项的研究。另外,在教学上,目前只有少量的新闻传播学院、系开设了政府对外传播和国家形象传播方面的课程。

为进一步适应如火如荼的国际政治传播实践,满足日渐兴起的国际政治传播教育的需要,作者撰写了这部专著《国际政治传播:控制与效果》。本书的写作宗旨是,运用已有的传播学和国际传播学知识,通过“控制分析”与“效果分析”两重研究视角,着力揭示国际政治传播的内在运作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国际政治传播效果的传播策略,从而为我国确立大国国际政治传播战略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某种决策参考。

基于专著的专题性和层级性,本书在内容上不再对传播学和国际传播学的

一般性知识作层层铺陈,在形式上则多以注释的方式对相关背景知识予以说明。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出于知识的典型性考虑,本书基本上是以美国的国际政治传播实践为例来叙事和读解的。另外,为便于学生进一步思考和学习,本书在每一章的后面都附有导向性参阅文献(相当于阅读指引, further reading)。作者希望这样的内容设置和形式安排能够为读者接纳。

本书的面世得到了我国著名传播学学者陈卫星先生的支持和指导,也受惠于国际传播学学者程曼丽教授的信赖和提携;它同时还凝聚着我的妻子晓巍和女儿惟嘉不尽的“同情”与理解。

本书无意构建一个面面俱到、一劳永逸的国际政治传播学学科体系,它只是为创立开放的国际政治传播“学”所作的一次学与问的探索,因而难免挂一漏万,且多有“偏见”之处。为此,它虚怀敞开,接受广大同道的批评。

作者

目 录

导论 国际政治传播的学科定位

- 国际传播的政治学分析与国际政治的传播学分析..... 1
- 一、国际政治传播在国际传播学中的定位..... 1
- 二、国际政治传播学的构建..... 4

第一篇 基 本 篇

- 第一章 国际政治传播的基本特征与实质** 11
 - 第一节 国际政治传播的基本特征 11
 - 第二节 国际政治传播与国际宣传的关系 14
- 第二章 国际政治传播的表现形态** 28
 - 第一节 公共外交 29
 - 第二节 美国的公共外交 34
- 第三章 国际政治传播的制约因素** 41
 - 第一节 国际政治传播的制约因素之一：外交政策..... 41
 - 第二节 国际政治传播的制约因素之二：国家利益..... 46
 - 第三节 国际政治传播的制约因素之三：意识形态..... 52

第二篇 控 制 分 析

- 第四章 国际政治传播中政府与媒体的关系** 63
 - 第一节 媒体体制 63
 - 第二节 美国的媒体体制 66
- 第五章 国际政治传播中政府设置媒体的报道议程** 76
 - 第一节 政府对媒体的公关 76
 - 第二节 政府为媒体设置报道议程 95

第三篇 效果分析

第六章 国际政治传播的效用.....	113
第一节 对国际舆论的塑造.....	113
第二节 对目标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130
第七章 国际政治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	143
第一节 从控制分析的角度看效果.....	143
第二节 从内容分析的角度看效果.....	146
第三节 从媒介分析的角度看效果.....	150
第四节 从受众分析的角度看效果.....	152

第四篇 决策篇

第八章 中国国际政治传播的战略决策.....	159
第一节 国际政治传播战略的制定.....	160
第二节 国际政治传播运作机制的改革.....	165
第九章 中国国际政治传播战略的实施.....	169
第一节 对外宣传的历史.....	169
第二节 国际政治传播策略.....	171

导论 国际政治传播的学科定位

——国际传播的政治学分析与国际政治的传播学分析

国际政治传播是政治性的国际传播活动,或者说,是以大众传播方式展现出来的国际政治行为,因此,它是国际传播学与国际政治学共同关注的一个交叉领域。这个共同的研究领域将孕育出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国际政治传播学。

一、国际政治传播在国际传播学中的定位

国际传播学(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新近的全球传播学(global communication)^①——是近年来伴随着全球信息化而在我国兴起的一门新学问。国内外传播学者大多从一般意义上的跨国传播或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角度来定义国际传播,^②而且对之多作宏观的把握;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范围不断拓展、内涵不断深化的跨国传播和跨文化传播领域,有一类带有政治性质的传播,恰恰又占据着主导地位,并越来越受到各国政治家、业界人士和学者的关注。

如果从国际关系尤其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国际传播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信息在各民族文化系统之间流动的跨文化传播,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信息跨越地理性国境的跨国传播,而往往是一种由政府主导、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展开信息交流的特殊意义上的跨国或跨文化传播,因而是具有政治性质的国际传播。从上述意义上看,国际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际政治性传播,或者说政治

① 全球(或世界)传播是从国际传播发展(扩展)起来的,它是在后冷战时代国际传播从以国家为中心的跨国双向链条传播向以全球(包括非国家行为体)为中心——或者说多中心——的多向网状传播转换的结果,其标志是超越国家权力(主权)的全球性传媒体系和信息传播网络的形成。

② 如果说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建立在民族文化共同体基础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民族文化与民族国家构成一种一而二、二而一的同一关系,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跨国传播可等同于跨文化传播。参见关世杰:《试论国际传播研究与跨文化交流研究的异同与互补》,载《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21—325页。

性国际传播,即所谓的“国际政治传播”(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从学术渊源的角度讲,一般意义上的跨文化传播学源于文化人类学,最早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①在我国,相关的研究也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跨文化交流学或交际学研究中,代表作有关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在世界范围内,一般意义上的国际传播学是一门介于文化人类学、跨文化传播学、大众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它兴起于上个世纪60、70年代^②,在90年代趋于成熟,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③在我国,一般意义上的国际传播学研究始于90年代后期,在世纪之交形成气候,俨然构建起一个自成一体的学科体系,其代表作有刘继南主编的《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关世杰的《国际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郭可的《国际传播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与程曼丽的《国际传播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但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特殊政治性的国际传播学,则更多地起源于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学,其研究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战争期间的对外宣传(战时宣传)研究。^④而在我国,此种意义上的国际传播研究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展开了,它同样也是以对外宣传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外开放后的代表作有段连城的《对外传播学初探》(中国建设出版社1988年版),另有王仲莘的《对外宣传初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和沈苏儒的《对外传播学概要》(今日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等。颇有意的是,在西方,真正推动国际政治性传播研究的往往不是传播学者,而是国际关系或外交学者。他们比传播学者更早也更为实际地从事了这样一种特殊的传播学研究。这些学者纷纷从媒体外交(media diplomacy)或公共外交(公众外交,

^① 美国文化人类学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在20世纪50年代培训国际交流人才的教学中开创了跨文化传播研究,其1959年出版的代表作《无声的语言》是跨文化传播学的奠基之作。

^② 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成立了国际传播分会,标志着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传播学界得到承认。1970年,费希尔(Heinz-Dierich Fisher)等人主编的论文集《国际传播:媒介、渠道与功能》,成为国际传播学最早的研究成果。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也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由此,国际传播研究在世界各国逐步开展起来。

^③ 代表性作品有:美国国际传播学者罗伯特·福特纳(Robert Fortner)的《国际传播——“地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1993)和英国国际传播学者达雅·屠苏(Daya Kishan Thussu)的《国际传播——延续与变革》(2000)等。而且,伴随国际传播学的成熟,还兴起了关于“全球传播学”、“世界传播学”的研究,代表作如美国全球传播学者叶海亚·伽摩利珀(Yahya R. Kamalipour)的《全球传播》(2002)。

^④ 不从学科分类而从学术实践的角度看,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H. D. Lasswell)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展开了对一战期间的宣传战现象的研究,并于1927年发表其研究成果《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这本有关国际传播的著作因确立了战时(对外)宣传范式,成为公认的传播学奠基之作。

public diplomacy)的角度挖掘国际政治传播的内涵。

然而,国际政治传播毕竟首先是一种传播类型(无非是一种跨国界的政治传播或者政治性的跨国传播),理所当然属于传播学范畴。因此,有必要在传播学(而非政治学)范畴内展开研究。

当前,在国内与国际学术界,流行的国际传播研究有两大特点:其一是从一般意义上的跨国传播或跨文化传播角度,即以地理意义或文化意义来界定国际传播;其二是从宏观的信息跨国界或跨文化流动角度(更多地是从外延上)来把握国际传播。这种国际传播研究模式存在两大缺陷:其一是把国际传播等同于跨国传播或跨文化传播,因而缺乏对国际传播的“国际性(政治性)”的本性及其国际(政治)意义的集中关注;其二是把国际传播研究局限在跨国或跨文化信息流动与跨国媒体体制与历史的研究上,而缺乏对国际传播微观层面的内在运作机制(内涵上)的分析。

于是,国际政治传播发生的逻辑起点是,国际传播可分为广义即一般意义上的国际传播——所有的跨国传播,与狭义即特殊意义上的国际传播——政治性的跨国传播。在此基础上,国际政治传播被界定在狭义的国际传播范畴下,由此实现两大目标:一是从公开的政治性角度来关注国际传播,把国际政治传播理解为最具政治性的国际传播,从而实现向国际政治传播专业研究的转型;二是深入挖掘国际政治传播的内在运作机制和效果,由此深化对国际政治传播的专业研究。

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政治信息的跨国传播关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战略安全。特别是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应对政治信息跨国流动不平衡、不对等的国际传播格局,如何通过占有先机的信息博弈赢得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的主导权,已成为一个关系到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战略问题。由此可见,国际政治传播不仅仅是一个实践问题,同时也迫切需要从学理上对之作出合理的经验解释和价值评判,进而确立起有效的对外政治传播战略。

本书在严格界定国际政治传播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跨文化传播,也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跨国传播的基础上,确立了国际政治传播研究范式(research paradigm)——国际宣传范式^①,进而从体制(政治经济学)分析和文本(话语)分析

^① 有关国际传播学中的“宣传范式”,参见郭可:《国际传播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72页。“范式”是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的。按库恩的理解,“范式”是一门学科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和成熟标志。“范式”是用来描述、分析、解释和预测现象的“模式”或“框架”,其实质是理论得以成立的核心概念(系统),它表征着理论的潜在知识假设和相关理论者共享的研究信念、基本意向、旨趣和思维方式。参见[美]肯尼思·贝利:《现代社会研究方法》,许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两个研究视角出发,综合运用经验功能主义、技术控制论和符号批判主义三种研究方法^①展开国际政治传播研究。基于此,本书着重从控制分析与效果分析两大方面(基于传播研究的五要素)解读国际政治传播的内在运作机制的基本逻辑,并相应地从传播主体、内容、媒介与受众四个方面分析影响国际政治传播效果的因素,从而确立起一套相对独立而完整的国际政治传播研究框架;最后,从不均衡的国际政治传播格局和秩序出发,提出中国的国际政治传播战略战术。

二、国际政治传播学的构建

国际传播“家族”拥有众多的主体“成员”即传播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等),政府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员。国家政府这一传播主体所从事的政治性国际传播行为在国际传播活动中最为突显。如果把传播学比作一个社会,国际传播学比作这个社会中的一个社区,那么应该说,国际政治传播研究是该社区中的核心社区,三者似乎是三个半径不同的同心圆。作为核心社区的国际政治传播理应得到更多的目光聚焦。

政治传播学^②与国际传播学发展到今天,基本廓清了自己的“知识地图”,并确立起了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相比之下,国际政治传播研究似乎仍是一个路标不清、界碑不明而有待进一步勘探和开发的研究“社区”。^③从上述意义上讲,本书或许是一次旨在构建国际政治传播“学”的知识历险。

在最原初的传播现实层面上,从西方的古希腊城邦国家到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国家内的政治传播活动古已有之,随之,跨越国界的严格政治意义上的国际政治传播行为也出现了。这种源远流长的传播形态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今天,随着信息传播技术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广泛应用,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越来越注重传播关系的建构,符号竞争日益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乃至最重要——的手段。由此,在国际社会,媒体外交、公共外交等新型外交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国际政治传播实践越来越自觉和成熟。而作为一门

^① 有关传播学一般方法论的探讨,参见陈力丹:《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2期。

^② 从学术原生态意义上说,政治传播学肇始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修辞学》中的研究(参见 Robert E. Denton, Jr., “Series Foreword”, in Jim A. Kuypers, *Press Bias and Politics: How the Media Frame Controversial Issues*, London: Praeger Publishers, 2002),当代代表性著作有那培仁的《政治传播学》(1991)和英国政治传播学者布赖恩·麦克奈尔(Brian McNair)的《政治传播学引论》(2000)。

^③ 当然,这也反过来验证:业已构建起来的国际传播学体系尚流于空疏,对国际传播的内涵有待进一步挖掘,对其外延有待进一步界定。

探究国际政治传播的本质、特征、内在运作机制、外在实现形态及其制约因素的学问,国际政治传播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PC)的问世也就显得很必要了。

现在的问题是:国际政治传播能否成为一门学问?国际政治传播学何以可能?这是摆在国际传播学者和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者面前的一个共同论题。

从学科传统上看,由于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国际(跨国界)传播很难同跨文化传播区分开来,因而一般意义上的国际传播学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跨文化传播学范畴;而国际政治一直立足于国家之间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分配和交换,因而国际政治学一直被纯粹地在政治学范畴内来研究。现在如果我们来研究单纯以民族国家政府为传播主体的政治性国际传播活动,那么它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传播学吗?它应该是何种国际传播学?或者,如果从信息(符号)传播的角度来看待国家之间的权力和利益的争夺、交换和分配,那么,国际政治又会是怎样一幅景观?国际政治可否要重新读解?国际政治学能否重构?

从国家行为实践来看,在国际传播活动与国际政治活动之间,存在着相互交叉乃至重合的关系,两者可以是同一个行为——国际政治传播行为,只不过看待的角度不同而已。作为国际政治传播行为,它既是政治性的国际传播活动,同时又是以大众传播方式展现出来的国际政治活动。目前各国政府所开展的媒体外交或公共外交就是这样一种双重性质的行为。与之相应,在国际传播学与国际政治学之间无疑存在着一个交叉的区间或领域,这是一个可以称作一门交叉学科——国际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区域。不妨说,国际政治传播学是政治意义上的国际传播学,或者说,是传播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学,还可以说是跨国界的政治传播学。由此可见,国际政治传播学既是国际传播学的分支学科,又是国际政治学的分支学科。

从学术实践的角度看,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的历史几乎同政治传播学、国际传播学和国际政治学一样久远,从1927年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到1963年伯纳德·科恩(Bernard C. Cohen)的《新闻媒介与外交政策》,从1991年帕特里克·赫弗南(Patrick O'Heffernan)的《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到1997年阿巴斯·马利克(Abbas Malek)主编的《新闻媒介与对外关系》,无不以国际政治传播活动为研究对象,它们只不过是从不同的侧面以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接近和切入同一个论题的。

从严格学科分类的意义上说,国际政治传播学是一门尚待建构的新兴学科。国际政治传播学应该不同于我们所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对外宣传学,它要综合运用国际关系与传播学两大学科体系的知识,从国际政治与国际传播两大理论

视阈出发,既有对国际传播的政治学分析,又有对国际政治的传播学分析,从而使得国际政治传播学不仅拥有对国际关系的实质把握,也具备传播学上的学理分析,而不仅仅停留在对国际政治意识形态的狭隘理解和对外宣传技巧的具体分析上。

为此,本书通过对既有的大众传播、国际传播系统模式的分析,在对当今国际政治传播实践的本质予以概括的基础上,确立起(或者说,设计出)一种研究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①或者说研究范式——国际宣传范式。该范式力求框定并揭示“国际政治传播”范畴最根本的内涵,同时让尽可能多的国际政治传播相关参数、变量统纳在一个作为整体结构的国际宣传动力圈内,从而保证国际政治传播学科以科学形态表现出来。

然而,如同其他任何一种“理想类型”或研究范式,国际宣传范式所提供的只是对国际政治传播现象的一种(视阈)观照,受其自身的“视阈”所限,只具有相对的解释力。本书也无意把国际宣传范式预设成一种独尊的“元范式”(meta-paradigm);相反,科学的发展要求研究范式的多元并存和转换。对新的国际政治传播研究范式的不懈探索,是国际政治传播研究不断走出理论困境和国际政治传播学走向新生的唯一途径。

^① “理想类型”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来的,它指的是一套抽象、简化现象以便更好地揭示对象本质的概念样式。它的确立规定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某种视阈,为人们提供了遴选事实材料、寻求现实关联的图式。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译者序言。

参考文献

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美] 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地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刘利群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3. 刘继南主编:《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4. 张桂珍主编:《国际关系中的传媒透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5. 陈卫星主编:《国际关系与全球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6. [英] 达雅·屠苏:《国际传播——延续与变革》,董关鹏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7. 关世杰:《国际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 郭可:《国际传播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9. 程曼丽:《国际传播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0. 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1. 陈力丹:《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2期。

第一篇 基本篇

